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中國書畫文獻館藏

司馬相如集校注

〔西漢〕司馬相如撰
金國水校注

〔西漢〕司馬相如著
金國永校注

司馬相如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司馬相如集校注

〔西漢〕司馬相如 著

金 國 永 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行 上海印刷十二廠印刷

開本 850×1150 1/32 印張 7.625 插頁 5 字數 216,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

ISBN · 7-5325-1494-3

1·757 精裝定價 7.90 元

前言

司馬相如字長卿，原名犬子，蜀郡成都（今成都市）人，生於漢文帝前元年（前一二七九），卒於武帝元狩六年（前一二七）。他是著名的漢賦大師：既是修麗闕衍的漢大賦的奠基人，又是作楚聲的騷體賦的佼佼者。他的散文蒼勁沈雄，不失西漢文之特色。歷代論者言及西漢文章，或稱賈（誼）馬，或稱枚（乘）馬，或稱司馬遷相如，或稱揚（雄）馬，都離不開司馬相如，足見他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

司馬相如身歷漢文帝、景帝及武帝前期，都是明主在朝，社會比較安定，國足民贍的盛世。尤其在他成年從事文學創作的時期，景帝已平定七國之亂，開始反擊匈奴入侵，內外又安；武帝繼立，以其雄材大略舉賢良，興太學，定曆數，協音律，北征南討，四夷臣服，文治武功之盛，足以使萬民爲之踊躍，志士爲之捐軀，詩人爲之頌歌。而當武帝於師旅之後繼之以奢侈，橫征暴斂，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昭帝紀贊）之晚年，相如又已病逝於茂陵，長眠於地下了。處在這樣的歷史範圍之內，出現像

相如這樣頌多於諷的文學家，不正是特定時代所造就，也是特定時代所需要的嗎？

相如的家世，史無明文，但言文翁守蜀曾遺其受七經，其後以贊爲郎。漢制：以贊爲郎者必十萬以上，而富埒王侯之商賈子弟不得爲官，可證其家爲富有之士紳，他有一個相當優越的學習環境。這也是造就一代文豪的重要條件。

關於相如的青少年，史記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話被班固篡改得面目全非而又被歷代史漢注家所誤訓，原文是：

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

文義再明白不過了。犬子是他父親爲他取的名，而不是注家們所說的字或愛稱。後來他自己才改名相如。問題出在爲什麼他父親因他「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名之曰犬子」。班固不理解，妄刪「故其親」之曰「五字，把前後的因果關係刪掉了，對正確了解相如青少年時期的情況設下了障礙。

現在先解釋一下以犬子爲名的真正含義。國語越語上：「生男子，二壺酒，一犬。」注：「犬，陽畜，知擇人。」可見三國時代的韋昭，都還懂得勾踐所以用犬來激勵全國男兒，是希望他們成人後都要作個大丈夫，在他的領導下振興祖國，滅吳雪恥。那麼，在西漢初年的相如之親，見相如努力習文練武，「故名之曰犬子」，以鼓勵他日後成長爲知擇主而事、建功立業的大丈夫不是很自然的麼？但是，相如並不滿足於作一個一般建功立業的大丈夫，而立志作一個像藺相如那樣以其大智大勇，建立特殊功勳的

奇男子，所以「更名相如」，不也是很自然的麼？關於這一點，華陽國志所載相如初發長安時題市觀「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之文，可以互相印證：相如青少年時代頗有大志，又自視甚高。

但是，相如入仕後的進退行止，頗與其少志不侔。史記本傳說他初入仕是「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此職雖不顯而榮，名將李廣和後來會致丞相高位的李蔡幾乎與相如同時入選。倘相如當時能像他們一樣悉心盡職，則平步青雲，踐其少志是指日可待的。這時的相如按所有史料推算只不過而立之年，他卻像歷史上一些懷寶不遇，困頓仕途多年的人一樣棄官而去，客游梁數年。景帝中元六年（前一四四），梁孝王卒，與相如同遊的辭賦之士鄒陽、枚乘、莊忌夫子等人皆樹倒猢猻散，相如也銷聲返歸故里。這就足以說明，未至壯年的相如，並不汲汲於功名利祿。

尤有甚者。史記本傳說：「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這就是說，十萬以上家財，已被他揮霍耗盡了。他只有去投靠素與相善的臨邛令王吉。「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既有求於人，而又慢辱相加。臨邛富人卓王孫因其爲縣令貴客，設宴相邀，親自謁請，「長卿謝病不能往」，以示鄙夷，但當王吉再次往迎，「相如不得已，彊往」，又琴挑其女。其後爲生活所迫，竟不顧己曾爲皇帝侍從、妻亦乃巨富之女的身份，夫婦酤酒於市，自著賤者之服，與奴婢爲伍而不以爲恥。所有這些，都說明三十多歲的相如對富貴榮華的蔑視態度和對禮法世俗的叛逆精神，與他少年時之醉心於赤車駟馬對照，判若兩人。

何以相如有此劇變？他那傲世狂放之資質不能爲社會所容自然可以作爲一個理由。但他輕易辭官，棄功名如敝屣者又作何解釋？史記本傳所言「景帝不好辭賦」之理由不够充分，恐怕只有從他入仕後目睹景帝刻薄寡恩，以諛過或猜忌忠臣良將之量錯，周亞夫等人去尋找其蛛絲馬迹。同時，還應看到相如之所棄者乃榮華富貴，而並沒有泯滅他欲有所作爲，建功立業的雄心。這是從他在武帝時應召赴京再度爲郎可以得到證明的。

據通鑑系年，相如再度赴京是建元三年（前一三八）左右，相如已屆不惑之年，他仍然寫了上林賦，盡情謳歌天子苑囿之盛。這只能從武帝即位後即延攬賢俊，勵精圖治，使他受到鼓舞，煥發青春，來作出合理的說明。

可是，相如的這種熱情並沒有保持多久。在元光五年至元朔元年（前一三〇——一二八）他兩次出使返京後，因被人控告使時受賄而失官年餘，遭此挫折，自然要促使他更加冷眼看世界。同時在朝日久，也不可能不看到武帝雖雄材大略，卻也驕恣信讒；朝臣雖人材濟濟，卻也在互相傾軋的嚴酷現實。本傳說：「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主要原因在此。所以，他除了會以中郎將（一說郎中將）出使外，在朝官止於郎和陵園令等閑散卑職。

漢書嚴助傳曾綜論過武帝即位之初所薦拔的賢俊之士：「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朝廷多事，婁（屢）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

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阿意順旨而竊丞相高位的公孫弘，「上頗俳優畜之」的朔、臯輩無足論。至於嚴助官至中大夫，吾丘壽王至光祿大夫，都躋身公卿之列，確是見任用了的。豈止他們，其他先後被詔的朱買臣位列九卿，主父偃一歲四遷官職，但都和嚴助等一樣未逃脫或族或誅的命運。這些人都以才智卓異而得遇，亦以邀功倖進而被誅。比起他們來，相如雖得天子親幸，常侍左右，但卻始終淡泊自守，不爲利祿所動，不是要清高和明智得多嗎？

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說：「武帝時文人，賦莫若司馬相如，文莫若司馬遷，而一則寂寥，一則被刑。蓋雄于文者，常桀驁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可以作爲上引嚴助傳的注脚。

嵇康高士傳贊更對相如充滿仰慕之情，他說：「長卿慢世，越禮自放；擯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尙。」

但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裏，男女之防、尊卑之別等倫理觀念愈演愈烈，相如之戲侮故交，琴挑文君，自詡都麗，甘伍傭保，自不免被衛道者們目爲文人輕薄，爲自作賤；而其常侍天子左右卻稱病閒居，沒有冒斧鉞以犯顏直諫，也難逃希世苟合之譏。所以，歷代對相如之文雖交口贊譽，而對其爲人則毀譽參半。顏氏家訓之列相如於「文人多陷輕薄」之林，章樵古文苑注之據西京雜記詆相如「隳行喪軀」，朱熹楚辭後語之所謂「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就是詆毀聲中的強音。

二

相如既然不汲汲於生前榮寵，對身後留名就看得更加淡薄。本傳記其妻所言：「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說明他從不保存自己的著作，早已散失殆盡了。今所知者，史記本傳除錄引文賦共八篇外，還說有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等篇。平陵侯蘇建是蘇武的父親，多次隨衛青擊匈奴，官至右將軍，後為代郡太守，也身當抗禦匈奴前綫，相如所遺之書可能是有關邊事的吧？倘是，將又是一份寶貴的史料。漢書藝文志著錄相如有賦二十九篇、小學凡將一篇，又禮樂志說他曾作詩以配樂。崔豹古今注也說相如曾作釣竿詩，遂傳為樂曲。此外，還有西京雜記所引答盛擊問作賦、文選魏都賦、劉逵注引之黎賦、北堂書鈔著錄之魚菹賦等。就連這些知道篇名或篇目的詩、文、賦可能也早已失傳或僅留殘句，故隋書經籍志著錄僅文集一卷，既然只有一卷，所輯當不會超出本傳和文選、玉臺新詠等所錄多遠，其不為世所重而亡佚是必然的了。

就現存相如文賦看，除了純屬男女戀情之琴歌和報卓文君書外，其餘各篇大抵可根據寫作時間分為前後兩期，來探索其思想內容、藝術特色及文章風格的變化。

屬於相如前期作品的是他最為世人所推崇的二賦二文。二賦即作於景武之交的子虛賦和上林賦，是兩漢各辭家共同奉為典範，並爭相模仿的漢大賦。思想內容主要是誇耀謳歌山川之宏偉、園囿之壯

麗、物產之豐饒和畋獵之盛況，最後歸結於行聖王之政，正君臣之禮，興道遷義，體恤民艱，諸侯不當僭越，天子也不宜奢侈，有着明顯模仿宋玉高唐賦的痕迹。結構上也和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一樣用虛擬人物相互問答的形式。由於相如二賦的作成是在大一統的漢代國泰民安的極盛時期，遠非宋玉所處偏居一隅、君昏國弱的楚國季世之比，故其鋪張宏麗，馳騁想象皆遠遠過之。但在藝術技巧上，由於相如賦過分排比名物，堆砌辭藻，爲使文理條暢，難免按層次迭進，平鋪直敘，給人以遲緩呆滯之感，而不及宋玉賦之宛轉悠揚。雖有此病，它們卻能以其規模之恢宏、想象之豐富，輔之以細節處之刻意描摹，絲絲入扣，達到雄渾自然，雖乏波瀾而感壯闊，雖屬虛構而感逼真的藝術效果，很有感染力。故武帝讀了恨不得與作者同時，李白讀了由羨慕雲夢景色而隱居安陸，揚雄歎爲神化之所至，張溥譽以有得於內之賦心，千載知音皆爲之傾倒。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所論相如賦「制作雖甚遲緩，而不師故轍，自擅妙才，廣博宏麗，卓絕漢代」，也是指的這兩篇。

二文是指相如兩度出使所寫的喻巴蜀父老檄和難蜀父老文。文心雕龍分體屬於檄移，劉勰說：「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所謂「骨」，就是唐宋古文運動中標舉的漢魏風骨，也就是充實而健康的思想內容，相如二文當之無愧。其時相如返朝不久，功業之心未泯，積極擁護武帝內興禮義、外攘四夷的政策，故二文着意宣揚大漢之聖德和軍威，闡明武帝開邊是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是拯民於沈溺之急務，創業垂統之宏業，既爲輯安中國所必須，

也是四夷舉首企踵之所望。兩文又因所諭對象之不同而各有側重，但皆雄辯滔滔，氣勢磅礴。所持論點又皆符合歷史發展的需要和國家民族的利益，義正辭嚴，令人折服。其中且不乏金聲玉振、發人深省之警句。

所謂後期作品，是指相如出使返京失官後，包括他那頗具超逸之氣的大人賦，給人以低個局促之感的哀二世賦和諫獵書等，再也看不到他前期作品中那種氣象恢宏的漢大賦和揮灑自如的散文了，而代之以作楚聲的抒情小製和文辭典雅的陳情風諫。把他前後兩期的文賦加以比較，不難看出他的思想和文學修養似乎均更加成熟，但由於他已喪失了謳歌盛世的熱情，自然再也唱不出激勵人心的頌歌。

代表相如晚期新的風格和藝術造詣的，當數那首全作楚聲的長門賦。此賦與大人賦之露骨模仿楚辭遠遊不同，格調很近楚辭離騷、山鬼等屈子之作，而又無模擬之迹。它描寫一個居於深宮永巷之中的棄婦的愁悶幽思，緣情託物，委婉含蓄，纏綿悱惻，堪稱抒情小賦的極品，對後世閨情、宮怨一類題材的歌詩影響頗大。由於此賦本傳未錄，輯於文選，有序，稱爲陳皇后罷居長門宮時請相如代作以向武帝陳情，武帝讀後感悟，陳皇后復得親幸。所言不經，遂成疑點。南齊書陸厥傳錄厥與沈約書：「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只能說明前哲爲文，前期後期風格或不盡統一，未可疑及二賦是否出於相如一人之手。這種情形，僅與沈約書所列舉就不只相如一人。顧炎武的日知錄和何義門的讀書記則直指

長門賦乃賈品。其實以美人自喻或別喻賢人，屈子已爲倡首；至於古人爲文，後人命題作序，也是古之常例。以這些理由判長門賦非相如作未免過於武斷。朱熹貶斥相如不遺餘力，唯獨對此文說了幾句公允而有見地的話，他在楚辭後語中說：「此文古妙，最近楚辭。或者相如以后（陳皇后）得罪，自爲文以諷，非后求之。不知錢若何從實此云。」說此賦是相如一度失官後之「自爲文」，的是灼見。只是細審文義，原是相如自展情懷，自舒憤懣之作，硬加「諷」字，就失之迂腐。

相如後期的另一篇佳什是美人賦，寫作的時間和背景當與長門賦大抵相同。此賦之內容和結構均仿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用寓言形式剖析君主信讒的可悲和自身的清白，這裏借用朱熹評長門賦「自爲文以諷」的話到是恰當的。此賦在立意、設境等方面都比宋玉賦高出一籌，且筆意輕靈，字句妍秀，在漢賦中獨標一格。

最後談一下相如的絕筆封禪文。文選班固典引說：「司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言封禪事，忠臣効也。」他對相如的文和行幾乎全面否定，當然是很迂腐的。但他肯定封禪文是「忠臣効」，說明他畢竟是比較客觀的史學家，沒有因人廢文。劉勰的文學觀比班固通達得多，進步得多，對相如的文賦幾乎是全面肯定的，對封禪文除贊成班固的觀點外，又從文體創新方面給了很高評價。他在文心雕龍封禪中說：「觀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贊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但是，當他們把此賦和揚雄的仿作劇秦美新加以對比時，得出了頗爲皮相

的結論。班固說：「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劉勰說：「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而不實。」何謂「不典」？是說封禪文沒有像書堯典、舜典那樣直述聖王功德，而只羅列符瑞。何謂「靡」？是說它不僅大量堆砌鋪寫符瑞，而且加以美化、神化。其實，封禪文結尾強調「聖王之德，兢兢翼翼」，「與必慮衰，安必思危」，說明天命不可違，當帝王的必須敬天順德。聯繫武帝當時的驕恣放縱，窮奢極欲，隨意誅戮臣僚，惑於尊奉方士，則此文之「靡而不典」，用心又何其良苦！語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亡，其言也善。」封禪文足以當之。至於此文逐奇險而欠流暢，求典雅而病呆滯，在藝術技巧上成爲失敗之作，就只能從病入膏肓的老人，有氣無力，筆不從心來給他開脫了。

三

鑑於兩千多年來，對相如文賦的批評，多是仁智並見，抑揚任聲，許多警議之詞，散見於浩繁的篇帙。對於那些沒有專攻過相如的讀者，很容易偶然檢得一隅之見，以偏概全，不利於比較客觀地理解相如文賦，故在此就幾個影響頗大的論點作簡略的剖析。

一是所謂「虛辭濫說」問題，見史記相如本傳，可見其源遠流長。所謂「虛辭」，是本無其事而假定其有，如大人賦之駕龍神遊，美人賦之對梁玉問。所謂「濫說」，是雖有其事，但加以誇張矯飾，在相如文賦中比比皆是。所以歷代抨擊虛濫，莫不首列相如。左思三都賦序說：「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

一熟，……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北方的京畿怎能生長南方的植物呢？所以他批評說：「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貌似有理，其實是不懂文學規律，故王觀國學林駁之云：「盧橘夏熟，正所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海之嘉木珍果莫不移植其中。」當然不是上林賦之一病。劉勰比左思通達得多，他在文心雕龍夸飾中不僅指出只要有文學，就必然有誇張的修辭手法；而且提出適當的誇張是美的概念。但他論及相如就不免有微詞了：「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鴟）俱獲。」所舉「詭濫」兩例，一所以喻離宮別館之高大，一所以喻天子收獵捕獲之衆，正常的讀者只能驚歎相如想象的豐富，而很少有人會當真相信上林苑內出現過星虹入軒、神鳥入網的奇景壯觀的。如果這也算「詭濫」，按劉勰的要求「酌詩書之曠旨，剪揚馬之甚泰」，即把子虛、上林中最形象生動的語言刪去，還成其爲卓絕漢代、數朝宗師的偉大歌詩嗎？而且按劉勰的標準，詩書中也未必沒有「詭濫」，如書舜典所言舜一歲之中巡狩四嶽，書泰誓中言「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其誇飾程度，和相如賦又有多大區別？不過這是聖人所立的經典，劉勰不敢懷疑罷了。

二是所謂「勸百而諷一」的問題。此說源於揚雄。雄初好辭賦，每作賦，常擬相如爲式。後來認識上起了變化，漢書揚雄本傳說：「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於是輟不復爲。」這就是揚雄把賦說成「壯

夫不爲」的「雕蟲小技」的理論根據，迄今仍被一些論者視爲至理而加以引用，足見其影響之深遠。其實這個理論是站不住腳的。詩有六義，「風」僅居其一，「詩三百篇既有頌歌，也有不少情愛之作；楚辭除了離騷、九章，還有九歌、天問、遠遊，何嘗篇篇皆風？爲什麼賦必須「將以風也」？子虛、上林的成賦時間及其寫作背景雖衆說紛紛，莫衷一是，要之不出相如入武帝朝之初或稍前，其時國家安定，「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漢書食貨志），可見相如在賦中用大量篇幅極麗靡之辭以謳歌誇耀大漢文物之盛，不過是頌其所當頌，且不說結尾處的「文以明道」，單就是這些對大漢盛世的頌歌，二千年來也曾起到增加人民對祖國歷史的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的作用，已不能視爲雕蟲小技了，更不用說它們對中國文化發展所作的貢獻，決不是揚雄那些代聖人立言的法言、太玄等所可比擬的。至於大人賦，雖非相如賦之上乘，但嵇康譽爲「超然莫尙」，劉勰許以「氣號凌雲，蔚爲辭宗」（文心雕龍風骨），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是因爲相如之所風，乃「帝王之儔意」（史記相如本傳），也就是秦皇、漢武求仙以長享帝王生活的妄想，而不是揚雄所說的「止」其神仙之所好。正因爲如此，大人賦着力於遠塵絕俗，超然高舉，使武帝讀後「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並於此後誅殺妄誕不經的方士女巫，又在相如死後數年登泰山封禪，則相如之所望於武帝者均基本實現，使史遷許以「與詩之風諫何異」，則揚雄之所謂「賦勸而不止」，並不盡是。當然，揚雄作爲季世易代之臣僚，不能效屈子之沈江，子魚之尸諫，能悔其飾季世爲太平、頌庸主以聖德的少作，輟不復爲，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但他終未能痛自反省，

却責相如於地下，就不免令人遺憾了。

三是「能諂而不能諒」的問題。此說出於朱熹楚辭後語：「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諒。其上林、子虛之作，……然亦終歸於諛也。特此二篇（長門賦、哀二世賦）爲有諷諫之意，……亦足以知其阿意取容之可賤也。不然，豈其將死而猶以封禪爲言哉！」這個朱夫子死抱着他那一套「存天理，滅人欲」的世界觀，標舉「詩言志」，鄙夷「詩貴情」，貶斥相如賦是必然的。但他把一個官止于郎，而又未嘗肯與國家公卿之事，「不慕官爵」，「越禮自放」的人強加上「諂」、「諛」、「阿意取容」等等惡言穢語，也未免太武斷和霸道了。僅就封禪而論，作爲國家盛典，它之產生是適應着秦漢之際天下一統，各民族融合的需要，故當時不管賢不肖，皆寄望於封禪之盛舉。司馬遷不僅也寫了封禪書，而且說過他父親因未得隨駕封禪，執其手泣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因而「發憤且卒」（史記太史公自序）。按朱熹的說法推論，司馬遷父子也可納入「阿意取容」之儔而有過於相如了。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有言：

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爲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

樂熹之貶相如，便是生千載以後，不知相如之世及其身處，而又自以爲代文武周孔立言，妄充解人之

例了。

四

本書以明末婁東張氏刊本漢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司馬文園集（現藏南充師範學院圖書館）為底本，以明萬曆間新安汪士賢校司馬長卿集（簡稱汪校本，現藏四川省圖書館）參校。其他參校各書：史記、漢書為中華書局標點本，文選為中華書局影印之胡刻本，楚辭後語為黎庶昌景元刊本，古文苑為叢書集成影印之守山閣叢書本，藝文類聚為汪紹楹整理校訂之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玉臺新詠為穆克宏校點之中華書局本。

本書所收文章、篇目及編排順序皆一仍張氏刊本之舊，其中對作者歸屬爭議較大者，於前言及該篇題解中略加說明。張氏刊本所遺之答盛驥問作賦及他殘句，輯為附錄之一，加標點，並注明錄自何書。史記本傳張氏刊本取其「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以後文字為附錄，今仍其舊，作為附錄之二。張溥題辭論相如文頗精到，有重要參考價值，錄以為附錄之三。至於漢書於本傳以外（如禮樂志、嚴助傳）及其他史籍（如三國志、華陽國志）有關相如行迹之記述，凡有重要參考價值者，本書前言、各篇題解及自敘傳釋文皆分別引用，不再臚列；其他筆記小說（如西京雜記）雖有相如行迹之記述而未必可以徵實者亦皆不錄。

本書採用注校合一，先釋文，後校記。爲節省篇幅，對引用較多之舊注概用省稱，如漢書顏師古注、文選李善注、說文段玉裁注等均只作「注」。蓋人所共知，不煩累舉。

本書的校注是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鼓勵和支持下開始進行的，工作過程中又多次得到指導幫助，糾謬補缺，特深致謝意。由于本人水平有限，疏漏在所難免，懇望讀者批評指正。

金國永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成都草堂

目錄

前言.....一

賦

子虛賦.....一

上林賦.....三

大人賦.....九

長門賦 并序.....二

美人賦.....三五

哀二世賦.....三五

書

諫獵書.....一

報卓文君書.....四

檄

喻巴蜀父老檄 一四七

難

難蜀父老文 一五九

符命

封禪文 一七七

傳

自敘傳 附張溥跋 一〇一

歌

琴歌二首 二二九

附錄

一、殘句 二三三

二、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節錄） 二三五

三、司馬文園集題詞（張溥） 二三五

賦

子虛賦

〔題解〕此賦乃鋪演楚王遊雲夢事，本事見戰國策楚一及文選宋玉高唐賦等文獻。史記、漢書本傳著錄與上林賦合爲一篇，文選始分而爲二，後世遂以爲法。史記本傳謂此賦作於相如客遊梁國之時。會梁孝王卒（公元前一四四年），相如歸蜀。武帝時，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尙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晚清吳汝綸及近人高步瀛等據歷代關於史記司馬相如傳乃相如自敘傳之說，以爲相如既自謂「空藉此三人爲辭」，足見子虛、上林本爲一篇，而所謂居梁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武帝讀子虛賦而恨「獨不得與

此人同時，狗監揚得意因言「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乃召問相如」，及相如「請爲天子遊獵賦」等，皆虛言假設之詞（見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此說頗具卓識，但不能解何以文選分一爲二之疑。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云：「子虛、上林，原是一時作。合則一，分則二。而『楚使子虛使於齊』，『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賦名之所由設也。相如使鄉人奏其上篇，以求召見耳。」不僅文選分一賦爲二賦之疑可冰釋，且謂本傳所言此賦爲武帝所知的過程並非全是假設，似更合乎情理。可從。兩賦內容有仿宋玉高唐賦，結構有仿登徒子好色賦之迹，而能自據妙才，鋪陳闡麗，卓然一格。據西京雜記載，相如爲此兩賦用力甚深，「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故得「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綉而爲質」，「苞括宇宙，總覽人物」，入神化之至境。遂爲相如賦之代表作，後世賦家體製所師法。雖不免遺以麗爲累之譏，然其所渲染乃景武之際天下一統，國富民殷，誇帝王之豪華和氣魄，亦可以勵士氣，揚國威，決非阿意順旨者的粉飾太平或靡靡之音可比擬。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一)。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二)。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三)，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四)。」曰：「可得聞乎？」

〔一〕齊王三句：「改，同田，射獵、捕捉禽獸。」書五子之歌：「改子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易繫辭下：「作結繩以為罔罟，

以田以漁。」此賦射殺和以網捕捉兩義並存。「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漢書、文選均作「悉發車騎」。

〔二〕子虛二句：「託，誇耀，誇飾。」託，漢書、文選作「姦」，同聲相假。「存」，史記作「在」。

〔三〕「齊王」，史記、文選無「齊」字。

〔四〕雲夢，楚澤數名，或泛指楚王遊獵區，其所在歷來解說不一，約為今武漢市以西、湖南省益陽湘陰以北、湖北省江

陵安陸以東以南地區，古楚國郢都之遠郊。雲夢之事，指楚王之遊雲夢。戰國策楚一：「楚王遊於雲夢，結

駟千乘，旌旗蔽日。」呂氏春秋直諫：「荆（楚）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燭，以改於雲夢。」

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改於海濱〔五〕，列卒滿澤，罟網彌山〔六〕。掩兔麟

鹿，射麋脚麟〔七〕，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八〕。射中獲多，矜而自功〔九〕，顧謂僕曰：『楚亦有

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一〇〕？』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

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一一〕，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一二〕，然猶未能徧覩也，又

焉足以言其外澤者乎〔一三〕？』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一四〕』。

〔一〕王駕車三句：乘，古兵車單位，每乘駕馬四匹。千乘，諸侯兵額，以喻諸侯。孟子梁惠王上：「萬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千乘之家。」注：「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謂諸侯也。」選徒，選車卒。詩小雅車攻：「之子

于苗，選徒贊贊。」序：「因田獵而選車徒焉。」駕車二字，文選倒置。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六〕列卒二句：果（三浮），罟之省字。說文：「罟，兔罟也。从网，否聲。」注：「罟作罟。」罟網，泛指捕鳥獸之網罟。晏

子春秋雜上：「齊有北郭罟者，結果罔，掘蒲草。」罔同網。彌，亦滿也，遍也。兩句爲對文。

〔七〕掩兔二句：掩，同揜，捕也。集韻：「揜，掩，覆取也。」麟，說文作「麟」，釋曰：「車所踐也」，即用車輪輾壓。脚，此

作動詞。史記索隱引章昭曰：「謂持其一脚也。」麟，此指鹿類之麟。說文：「麟，大牝鹿也。」陸璣毛詩草木

鳥獸蟲魚疏：「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謂此麟也。」「脚」，

漢書作「格」。王先謙漢書補注（以下簡稱王補）以爲捕鹿只能抓其脚，捕猛獸才需格擊，「明此『格』字爲『脚』之

變文而誤」。可參。

〔八〕驚於二句：鹽浦，海邊之鹽灘地。割，分取。戰國策齊二：「然後王可以多割地。」注：「割，取。」鮮，新捕殺之野

獸。書益稷：「暨益爽庶鮮食。」傳：「鳥獸新殺曰鮮。」割鮮，謂分取新射殺之兔鹿麋麟之屬。染輪，血染車輪，以

喻射殺之多。按：此句史記、漢書、文選舊注皆引郭璞、李奇說，訓爲切生肉搗車輪鹽而食之，意即擦取車輪上

之鹽粒和於生肉食之。胡紹煥文選箋證以爲準擬情事，殊爲不倫。王補引郭嵩燾說，亦以「割鮮染輪」應與下

句之「射中獲多」相應，而與後文言齊王之「將割輪焠」異訓。胡、郭之說皆精審可信。參見後文注〔七〕。

〔九〕矜而自功：漢書注：「自矜其能以爲功也。」

〔一〇〕與，如，及。寡人，古代帝王貴族自謙寡德之詞。老子：「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唐以後爲帝王專用。

「寡人乎」，史記、漢書無「乎」字。

〔一一〕楚國二句：鄙人，僻處一隅之人。荀子非相：「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注：「鄙人，郊野之人也。」此處用爲

謙稱。宿衛，宮中值宿警衛。

〔三〕有無，偏義複詞，謂園中之所有。

〔四〕外澤，謂楚王「後園」以外可供遊獵之「平原廣澤」。

〔焉〕，史記作「惡」，漢書作「烏」。

〔五〕「而言之」，史記無「而」字。

「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嶺峯〔一〕；岑峯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二〕；罷池陂陀，下屬江河〔三〕。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垩，錫碧金銀〔四〕，衆色炫燿，照爛龍鱗〔五〕。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琅昆吾〔六〕，瑊玕玄厲，硬石砮砮〔七〕。其東則有意圃蘅蘭，苕若射干〔八〕，薔蕚菖蒲，江離蘼蕪，諸柘巴且〔九〕。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躋，案衍壇曼〔一〇〕，緣以大江，限以巫山〔一一〕。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薜莎青蘋〔一二〕。其埤濕則生藏蓂象蔚，東籬彫胡〔一三〕，蓮藕觚蘆，菴藨軒芋〔一四〕。衆物居之，不可勝圖〔一五〕。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一六〕。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龍〔一七〕。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檟栲豫樟〔一八〕，桂椒木蘭，藥離朱楊〔一九〕。檀梨栲栗，橘柚芬芳〔二〇〕。其上則有赤猿猩猩，鸕鷀孔鸞，騰遠射干〔二一〕。其下則有白虎玄

豹，蜿蜒猛犴〔毛〕，兕象野犀，窮奇獲挺〔毛〕。

〔毛〕 唯唯二句：唯唯，應辭。文選宋玉高唐賦序：「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七澤，楚扼長江中下游，

兩岸大小湖澤甚多，此言「七澤」，及下文謂雲夢「方九百里」，均分別言其多廣，未可視為實數。

〔毛〕 其山二句：盤紆，盤回紆曲。宋玉高唐賦：「水澹澹而盤紆兮。」淮南子本經：「木巧之飾，盤紆刻儼。」注：「盤，

盤龍也。紆，曲屈。」峩（ㄨ伏），盤曲貌。楚辭淮南小山招隱士：「塊兮軋山曲峩。」注：「峩亦曲也。」鬱，滯

塞，不通暢。峩鬱，盤曲而不通暢，當訓山勢曲折貌，故王補謂「峩鬱與盤紆同義」，是。隆，爾雅釋山：「宛中，隆。」

注：「山中央高。」疏：「山形中央蘊聚而高者名隆。」崇，說文：「山大而高也。」隆崇，山高聳貌。峩（ㄨ律），同峩，

山崖。集韻：「嶮，嶮砢，山崖也。或作嶮，嶮。」峩（ㄨ卒），爾雅釋山：「峩者，歷屨。」注：「謂山峩頭嶮巖。」說文：

「峩，危高也。」注據詩小雅十月之交箋，以為歷屨即嶮鬼，謂山嶮之末也，故曰「危高」。故峩峩，山嶮危高之

貌。「峩」，史記作「嶮」，漢書作「律」。

〔毛〕 峩峩四句：峩，爾雅釋山：「山小而高，峩。」峩（ㄨ銀），說文：「山之峩峩也。」注引子虛賦本句，可證峩峩為山高

峻之貌。參差，不齊貌。詩周南關雎：「參差荇菜。」疏：「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日月蔽虧，王補引王文彬

曰：「蔽，全隱也；虧，半缺也。山峩峩而參差，明日月或隱或虧。」糾紛，交錯雜亂之貌，以喻羣山延綿重疊。詩

魏風葛屨：「糾糾葛屨。」管子樞言：「紛紛乎若亂絲。」干，觸也。上干青雲，極言山之高峻，觸青天而入雲霄。

按：此四句即後世「千雲蔽日」成語之所出。「峩」，史記作「嶮」。

〔毛〕 罷池二句：罷（ㄨ皮），玉篇：「罷，極也。」楚辭離騷：「時暖暖其將罷兮。」池，通陲，陲同陀。罷池，謂極其所至，傾

斜而下之貌。按：王補引王文彬曰：「一曰罷池即坡池之異文，坡誤爲疲，疲又轉寫作罷耳。」據此，則罷池與
陂陁，或作陂池，音義並同。陂陁，即斜坡。文選枚乘七發「險險戲戲，崩壞陂池」，即言斜坡被江濤沖壞。
屬，連屬。下屬江河，漢書注：「總言山之廣大，（山坡）所連者遠耳。」

（二五）

其土三句：丹，朱砂，汞之硫化物。書禹貢：荊州厥貢「礪砥砮丹」。傳：「丹，朱類。」疏引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即可作顏料。青，漢書注引張揖曰：「青腹也。」即青色土，今石膏之屬，可作顏料。周禮秋官職金：「掌凡金玉

錫石丹青之戒令。」傳：「青，空青也。」山海經南山經：「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腹。」腹同腹。江淹有空青
賦，可參。赭堊（*zhuo*，者餓），赤土和白土。韓非子用人：「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風疾雨必填。」

可證古代廣泛用於塗抹牆壁。雌黃，類於雄黃之晶體礦物，又名石黃，可作染料，入藥。本草綱目：「雌黃，雄
黃同產，但以山陰山陽受氣不同分別。」白垺，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索隱引張揖，文選注引蘇林，並謂即白石
英，王補以爲即今之石灰，因其可以垺飾牆壁，故得白垺之名。碧，說文：「石之青美者。」青白色之玉亦稱碧，

山海經西山經：「高山，其上多銀，其下多青碧。」注：「碧亦玉類也，今越嶲會稽縣東山出碧。」

（二六）

爛，燦爛。照爛龍鱗，漢書注：「言采色相耀，若龍鱗之間雜也。」

（二七）

其石二句：玫瑰，一種紫色玉石，一說是寶珠。說文：「玫瑰，火齊珠，一曰石之美者。」急就篇：「璽、碧、珠、璣、玫

瑰。」注：「玫瑰，美玉名也，……或曰珠之尤精者曰玫瑰。」異物志：「火齊如雲母，重沓而可開，色黃赤，似金，出

日南。」琳，說文：「美玉也。」桂注：「讀謂琳，色青碧者也。」書禹貢：「（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傳：「球琳皆玉

名。」璿（*xuan*，民），同璿，石似玉者。禮聘義：「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注：「璿石似玉，或作玟也。」

釋文：「字亦作璿，似玉之石。」按：說文「玟」字注：「玟、璿、璿皆玟之或體，與珉各部。」昆吾，古族名，或作琨瑯，山名。其族善冶金，故又以稱鐵礦石。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琨瑯，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舊題東方朔十洲記：「流州，在西海中，……上多山川，積石為昆吾，冶其石成鐵，作劍，……割玉物如割泥。」史記索隱引河圖同。

三

城功二句：城(音問)，本作玲。功(音勒)，璽之省字。城功，亦屬次玉之美石。說文：「玲，玲璽，石之次玉者。」注：「按玲、城同字，璽、功同字，玲璽合二字為石名，亦有單言玲者。」玄厲，黑色磨刀石。急就篇顏注：「黑石曰厲。」書禹貢：「礪砥砮丹。」疏引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礪同厲。礪石，白中帶赤之美石。山海經中山經：「挾豬之山，其中多礪石。」注：「音奕。今雁門中出礪石，白者如水，半有赤色者。」礪同礪。礪砮，一作武夫，赤色帶白紋之美石。戰國策魏一：「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四

其東二句：蕙，香草，亦名薰草。本草綱目一四：「古者燒香草以降神，故曰蕙，曰薰。薰者薰也，蕙者和也。」蕙圃，香草之園圃。蕙，杜衡，本草綱目作杜衡，香草，江淮呼為馬蹄香。蘭，通蘭、欄。列子說符：「宋有蘭子者。」注：「蘭，與蘭同。」漢書王莽傳：「與牛馬同蘭。」可證。蕙圃，以香草為飾之欄，與蕙圃為對文。莖，白芷。說文：「莖，楚謂之薜，晉謂之莖，齊謂之莖。」注：「莖，本草經謂之白芷，莖芷同字。」若，杜若。說文：「若，……一曰杜若，香草。」射干，即本草綱目所言烏扇，根可入藥。以上諸香草楚辭均已言及，不煩引。又文選宋玉高唐賦：「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萋萋，江離載菁，青荃射干，揚車苞并。」「射干」，漢書文選無此二字。若無「射干」二字，句讀當改為「其東則有蕙圃，蕙蘭莖若」，而訓「蘭」為香草。文義雖順，然不如保留「射

干」二字，訓「蘭」爲欄，使「其東」及下文之「其南」以下各五句相對成文爲勝。

芎藭三句：芎藭(Xiong qiong 匈窮)，香草，根可入藥。芎一作芎、芎，藭一作藭。本草綱目「四：「芎藭，以胡戎者爲佳，故曰胡芎；……其出關中者，呼爲京芎，亦曰西芎；出蜀中者，爲川芎；出天台者，爲台芎；出江南者，爲撫芎，皆因地而名也。」藭蒲，亦香草，可作香料。因其產地及形狀之不同，而分別有泥（或曰白）藭蒲、石藭蒲、水藭蒲之名。江離，藥(3)藥(3)蕪，爾雅釋草：「蘄，藭，藭，藭。」疏：「芎藭苗也，一名蘄，一名藭，一名藭，一名藭，一名藭，一名藭。」說文既以藭、蕪、蘄爲一物而異名(見上注引)，又曰：「藭，江離，藭，藭。」通訓定聲亦謂：「江離，芎藭苗也。」似皆以江離、藭蕪爲芎藭之苗，一物而二名。然證諸相如賦，非一物甚明，故顧師古、毛晃、洪興祖、桂馥、段玉裁等皆疑之，尤以王先謙所釋爲精闢，王補曰：「三者若是一物，文中不應加入藭蒲。蓋其苗曰江離，根曰芎藭，葉名藭蕪，又名蘄芷，雖一本所出，判然三物，名稱各不相混。」可從。諸柘，藭蕪之假，卽今之甘蔗。楚辭招魂：「有柘漿些。」注：「柘，藭蕪也。」巴且(3)破且(3)王補證「巴」爲「藭」之異字，藭且，一作直藭，楚辭大招：「醢豚苦狗，膾直藭只。」注釋「直藭」爲「藭荷」，是一種水草。按：文穎、顧師古皆以爲巴且卽巴蕉，巴蕉晚出，似不確。「諸柘」，史記作「藭蕪」。「巴且」，史記作「薄且」，文選作「巴且」。

登降二句：登，爾雅釋詁：「陞也。」登降，猶升降，此指地勢之高低。池(3)以(3)通施，一作池、施。周禮考工記總序：「戈柲六尺有六寸，旣建而池。」注：「謂著戈於車邪倚也。」故池、施，卽邪、施，乃地勢斜長、綿延不斷之貌。案衍壇曼，史記索隱引司馬彪曰：「案衍，窳下；壇曼，平博也。」窳下，地勢低窪貌。平博，平坦寬廣貌。

緣以二句：大江，卽長江。巫山，史記集解引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漢書注、文選注並引張揖曰：

「巫山在南郡巫縣。」均謂今四川境內之巫峽。按：此處寫雲夢澤布長江兩岸，以巫山爲界，文義甚明。然考漢書地理志：「華容，雲夢澤在南，荊州藪。」又曰：「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及朱熹楚辭集注訓雲夢皆本此。則雲夢之西限當爲今江陵一帶，而非距江陵數百里外之巫峽。故所謂「限以巫山」云云，不過文人虛構誇飾之辭，不可詳考。

(三七)

其高燥二句：葦(zhe)針，爾雅釋草有二訓，一爲寒漿，卽酸漿草；一爲馬藍，卽大葉冬藍。說文、本草皆取馬藍爲訓。此處各家注亦皆謂：「葦，馬藍也。」薪(s)斯，薪草。史記索隱引廣志曰：「涼州地生析草，皆如中菡燕麥。」析同薪。按：史記「薪」作「薪」，集解引徐廣，索隱引埤蒼，皆言「生水中，華可食」，與上文所謂「其高燥」者不侔，不可從。苞，蓆草，爲編製蓆、履之材料。禮曲禮：「苞履不入公門。」說文：「苞，草也。南陽以爲蓆履。」荔，馬荔，一稱馬蘭。說文：「草也，似蒲而小，根可作刷。」故又稱旱蒲。其草堅韌可代繩。薛(s)辟，爾雅釋草凡四見：一謂「庚草」，注：「未詳。」一謂「山蕲」，注引廣雅曰：「山蕲，當歸。當歸，今似蕲而粗大。」一謂「白蕲」，注：「卽上山蕲。」又一謂爲「山麻」，注曰：「似人家麻，生山中。」則薛亦如葦之異物而同名。按：薛若從爾雅訓爲山蕲或山麻，皆生高燥處，於文義甚洽。而史記、漢書、文選各家注均從張揖說訓爲「賴蒿」，卽艾蒿。據王補：爾雅釋草謂「苹，賴蒿」，卽賴蒿，苹與薛一聲之轉。或從史記、文選薛作薛，薛與蕭雙聲。故諸家從張揖說亦有據。錄以供參考。莎(s)梭，卽莎草，塊根名香附子，供藥用。按：張揖曰：「莎，竊侯也。」本草：「莎草，一名藨，一名侯莎。」兩說皆本爾雅釋草「藨，侯莎，其實媿」，而斷讀有異。竊、藨皆同蒿，則莎亦爲蒿之屬。青蘋(s)煩，說文：「蘋，青蘋，似莎而大者。」亦蒿之屬。按：山海經西山經：「陰山，上多穀，無石，

其草多茆菴。審同蘋。又淮南子覽冥：「田無立禾，路無莎蘋。」可證青蘋亦生於高燥處。而漢書注、文選注皆引張揖曰：「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雁所食。」與文義相悖。按楚辭九歌湘夫人：「登白蘋兮聘望。」朱熹集注：「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則「生江湖，雁所食」者蓋白蘋，非青蘋也。「薪」，史記作「薪」，漢書作「析」。薛，史記、文選作「薛」，王補以爲作「薛」是。

三

其埤濕二句：埤，同卑。埤濕，指地勢低窪潮濕之處。藏菴（zang lang 藏狼），文選注引郭璞曰：「草名，中牛

馬菴。」史記索隱引郭璞則謂：「狼尾，似茅。」集解引漢書音義以爲二物：「藏，似菴而葉大。菴，菴尾草也。」菴，即蘆荻。菴尾草，即狼尾巴草，與狗尾巴草雜生而相混。兼葭（jiā jiā 加），兼通葦。詩秦風蒹葭：「蒹葭蒼蒼。」傳：「蒹，蒹；葭，蘆也。」通訓定聲：「爾雅：蒹，蒹；葭，蘆；菴，菴；菴，菴；菴，菴。」皆疊韻字，方音微別耳。東蒹（dong jian 牆），本草作「東牆」，謂苗似蓬，子似葵，九月十月熟，可爲飯食。朱珔文選集釋以爲即水蓼之實。彫胡，即菰米。

說文：「菰，雕胡，一名蔣。」注引廣雅曰：「菰，蔣也，其米謂之彫胡。」「埤」，史記作「卑」。

四

蓮藕二句：觚蘆，即葫蘆。論語所謂匏瓜，說文稱瓠瓜，本草作壺蘆。觚、胡、瓠，皆與壺同音，蓋先民製陶壺係仿

其形也，故音讀亦如之。匏又作瓢，因其可以浮水如泡如漂也。按：史記「觚」借爲「菰」，索隱引郭璞曰：「菰，蔣也。蘆，葦也。」漢書注引同。若此，則觚與上文之「彫胡」複出，蘆與上文之「兼葭」複出，且既爲二物，與「蓮藕」

之爲一物者句法不對稱，顯誤。故顧師古疑之，又引張晏曰：「觚蘆，蘆也。」王補：「觚蘆即瓠蘆，廣韻：「瓠蘆，

瓢也。」觚蘆、瓠蘆、蘆蘆並一聲之轉。是。菴間（gān 庵間），艾蒿之屬。政和證類本草六：「菴，草堂也；間，

里間也。此草乃蒿屬，老莖可以蓋覆菴間，故以名之。」是間原作間。軒芋，一名蔓子，即蕒草。爾雅釋草：「蕒，

蔓于」，注：「草生水中，一名軒于，江東呼蕒。」蕒即蕒，整似蕒而臭。左傳僖四年云「一薰一蕒」者即指此。」

「蕒」、「芋」，漢書、文選作「閭」、「于」。

〔三〕衆物二句：圖，計也。公羊傳莊十三年：「君不圖與？」注：「圖，計也，猶言君不當計。」

〔四〕外發二句：外，廣雅釋詁：「表也。」此指水池之表面。發，生長、滋生。詩大雅生民：「實發實秀。」疏：「發者，種」

生於苗，初發苗生也。」又爾雅釋天：「春爲發生。」芙蓉，池表之芙蓉，自是荷花。菱同菱。菱華，即菱花。

鉅同巨，大也。莊子天下：「以巨子爲聖人。」釋文：「巨，崔本作鉅。」

〔五〕其中二句：其中，指池中。蛟，龍蛇之屬。楚辭九歌湘夫人：「蛟何爲兮水裔？」注：「蛟，龍屬。」山海經中山經：「

祝水，……其中少蛟。」注：「似蛇。」鼉（*Co. 鼉*），一名黑龍、豬婆龍，即揚子鱷。四足，背尾鱗甲，力猛，皮可置

鼓。瑇瑁（*doine*代妹），龜類，出南海。甲殼有花紋，可作裝飾品。龜（*Yud. 元*），大龜，背青黃色，頭有疙

瘩，故俗稱癩頭龜。國語晉語九：「龜鼉魚鼈，莫不能化。」禮月令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龍。」

〔六〕其北二句：陰林，漢書注：「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交陰也。」或以山北曰陰，陰林即山北之林。皆通。梗（*o. 9*

駢），即黃梗木；柎，通楠，即楠木；豫章，即樟木；皆紋理緻密、質地堅硬之珍貴木材。一說豫爲枕木，章乃

樟木。本草綱目三四引顧注謂二木生七年乃可分別，又引藏器曰：「枕生南海山谷，作舩船次于樟木。」墨子公

輸：「荆有長松文梓，梗柎豫章。」尸子：「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梗楠豫章。」「巨」，文選作「其」；上

句斷至「陰林」，「其」另起一句。

〔七〕桂椒二句：桂，說文：「江南木，百藥之長。」注：「牡桂生南海山谷，菌桂生交趾桂林山谷。」牡桂葉似枇杷而大，